

# 白桦书简

●清音



道须沟白桦林

■胡晓明 摄

相传，清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举行“木兰秋狝”时，被一条沟壑的自然美景吸引，饶有兴致地游览了此沟。大雨过后，乾隆面对巍巍燕山，人潮澎湃。回头望见此沟银溪如须，山泉飞泻，五彩斑斓的彩虹从天上直落沟底，于是他吟道：“水道如须，彩虹落涧。”此沟因此得名“道须沟”。

道须沟，位于宁城县黑里河国家自然保护区西南角的实验区内，地处内蒙古宁城县、河北省承德县等两省(自治区)三县交界地带，隶属燕山山脉七老图山支脉。

寂静的山谷中，我一路举着相机拍树下的铭牌，百年核桃、蒙古栎、白榆、黄花柳、大果榆等。我识树木不多，它们于我而言，每片叶子都是知识点。可明知是浮光掠影，却贪心地将它们收入我的相册中，仿佛这样就能存下整个道须沟。

盛夏的沟壑是被绿意浸透的翡翠色。合抱的古树撑开穹顶，枝叶之间漏下碎金般的光，新枝在老树臂弯里抽条散叶，群山也将黛色泼洒进谷底，这样，狭长的山涧便成了天然的纳凉胜地。每到夏日，暑气还未漫入，蝉鸣就先被浓荫揉碎，衣角沾着植物清香的游人循着凉意而来。我也随着游人的脚步踏入这方美景，在清溪之侧，虹影之间，把自己站成了水墨画里的一株草木。

我出生于辽阔的草原，儿时，没事我就趴在窗前看风景，大人们赶着羊群、牛群、马群登上小山坡，但从不停留，他们和它们要翻过山梁寻找最优质的草场。在我看来，山

坡就是一条通往牧场的路。而吸引我的则是山坡上一个个凸起的小土堆，每天早上都会有几个新的小土堆出现，黑色的小土堆还带着新鲜泥土的味道，在阳光下异常耀眼。我问爷爷：“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小土堆？”爷爷只管“嘿嘿”地笑，让我睁大眼睛仔细看，看着看着，我就看到一只土拨鼠从一个土堆后边探出头来，观察一会就“蹭”地跑向下一个小土堆，瞬间没了踪影。

而今站在道须沟的石阶上，忽然懂得儿时那个山坡原是山的序曲。当晨雾从黛青的山脊线缓缓撤退，山骨的轮廓正一寸寸显现。那些被岁月打磨的岩层多像爷爷老年斑密布的手背，而幽涧里升腾的湿气，本是山脉呼吸时吐出的绵长叹息。忽有画眉的啼鸣自松涛间跌落，清越如碎玉击在石潭，惊得松针上的残露纷纷坠入灌木的领地。这声鸟鸣在空谷里荡出涟漪，恍惚间与多年前土拨鼠踏碎晨露的声响重叠。这声明亮的鸟啼在空谷间回荡，不绝于耳。瞬间，心尖上的那点红尘喧嚣，竟随着山风散了。原来山野从不会辜负任何一双凝视它的眼睛，无论是孩童好奇的瞳孔，还是此刻被山风冲荡的心田，都能在草木的呼吸与禽鸟的啁啾中读到大地写给未来的抒情诗。

石阶两侧的苍翠无限延展，百年古树的虬枝如青铜铸就的龙爪，攀着苔藓斑驳的岩石向上生长，皴裂的树皮里渗着松脂的沉香。其间忽有新绿映入眼帘，是正值青壮年的香樟与白杨，嫩绿的叶片在山风

里翻飞，枝丫舒展如少年的臂膀。太阳的光线穿过树梢，苍劲的老干与蓬勃的新枝互相托举，仿佛光阴在此处打了个结。低头看，古树的根须不依山的走势，却独辟蹊径地深入一块岩石的间隙，在另一边的清泉旁有了分枝。藤蔓垂落的地方，蕨类植物正用孢子传递时光密语。置身这片被称为“塞外西双版纳”的沟谷，让人忘了此刻正站在北方的山坳里。

山路崎岖，树影在肩头叠成流动的屏风，行至转弯处，忽有笑语声传来，却寻不到人影，循声望去却只见青青绿绿的野果坠地。又往上爬了半晌，才又拾得几句断续持续的谈话之声，原来是前方栈道上的游人正倚着栏杆拍照。可是，还没等你接住，这话音已跌进谷底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脚步声落在石阶上，敲出与大山同频的律律。

倏忽，石阶变成了木栈道。而我，则在巨大的石塘间发现了白桦林。北方众多的树木中，唯白桦独得我心。白桦属落叶乔木，有白色光滑像纸一样的树皮，可分层剥下来，用铅笔还可以在薄薄的树皮上面写字。表姐家前山坡有一小片白桦林，白桦林下簇拥着高山杜鹃。这个美丽的清幽之所，很快被开辟成年轻人谈情说爱之地。当年有上山下乡的知青剥下桦树皮做定情之书鸿雁传音。一时间，在枯燥的知青生活中，桦树皮卷变成了丘比特之箭，谁得到都会万分欣喜。在那个年代，桦树情书

## 请轻拍我的肩膀

●红孩

五一过后，河北固安的女作家祁筱慈给我发来短信，问啥时来她那里的叶梅书院看看。我说，这几天如没有重要安排，随时可去。待我要安排去固安时，爱人却告知，她和女儿已经买好去上海的高铁票了，不能开车送我。无奈，我只得找一个朋友陪我去。

5月16日一早，北京下起了阵雨，天空阴阴的，估计一两个小时也不会放晴。我会朋友，从不用担心刮风下雨落雪，只是不要过大。我的想法是，天气不好，彼此可以专心聊天，会面也显得更为真诚。我问朋友，今天开车是否可以？朋友有点为难，说这雨忽大忽小，夜里下的冰雹有鸡蛋那么大，要不改天再去。我说好，然后打电话问祁筱慈，那边天气如何？筱慈说，天气阴阴的，一直没有下雨。我说，妙哉，天青色等烟雨，就是这感觉。放下电话，我便打了一辆网约车。细看，路程约68公里，时长1小时20分钟。

叶梅书院是去年在河北固安落户的，祁筱慈负责日常打理。五一前夕，作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土家族女作家，叶梅把即将出版的反映其故乡三峡巴东地区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《神女》(试读本)送给我。捧读这本40万字的心血之作，我感觉到这是一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作品。我和叶梅，是文友、同道，更是姐弟。

网约车5分钟后停在楼下。我拉开车门，探进副驾驶正后方坐定后，习惯性地将手机后四位数报给司机。从侧面打量，司机是位健壮的小伙子，圆脸寸头，肩膀很厚实。我报的数字司机好像没听清楚，他回过身将输入手机号码的页面给我看。我看到了73，后面格是空的，便说15。可司机没自己写，而是让我写。我心说，网约车难道又有新规定了？等我填好后，司机才将车启动，顺手把副驾的挡风玻璃摇下10厘米。车出小区，按我的思维，应该右拐上东三环，可司机却左拐奔西二环。我觉得有点不对，就对司机

说：师傅，您是不是开错了？司机没理睬我，继续往前开。我不由得有些起急，就拍了一下司机的肩膀，加大音量说：师傅，我跟你说话呢！司机回过头，看我面有不说，就把车停在路边。我刚要说点什么，他用手指了指副驾后面靠背的提示牌，发出“呃呃”两声。这时，我才注意着眼前的提示牌，上面印着醒目的字迹：

亲爱的乘客：您好，我是聋哑人司机，欢迎乘车。行程中请您系好安全带，下车时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，并带好随身物品。如需修改终点请在App内修改，如需要沟通请轻拍我的肩膀，在车辆靠边停稳后以文字等形式进行沟通。感谢您的乘坐，祝您生活愉快！（滴滴北京安全）

看完文字，我差点发出惊叫。虽然，此前听说有关残疾人驾驶汽车的相关报道，但遇到一个聋哑人司机，是我始料不及的。出于职业的敏感，我意识到这次出行将是一次特殊的体验。如果有人问我，你当时就没有一点顾虑吗？当然有！

车停稳后，司机拿出笔和纸，写道：您有什么事吗？我原本想写：我去的地方比较远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想换一辆车。可在瞬间，另一个声音似乎在头顶向我棒喝：你怎么会有如此的分别心！我一惊，不由写道：我去的地方比较远，我能行吗？司机写道：没问题。我又写道：咱们的导航路线对吗？司机没有急于回答我，他转向手机，用大拇指在导航图上下对比了几下，然后示意我可以出发。那一刻，我不再犹豫，坚定地竖起大拇指对他说：兄弟，咱们出发！

一路无语。因为要去固安，今晨五点我就醒了，现在有点犯困。按以往，我会系好安全带小憩一会儿。可是，面对眼前这位聋哑司机，我可不敢沉睡。我开始看手机，但也看不下去。出了二环，往京开高速方向开，过了大兴不远就是固安。这时，太阳出来了，车里逐渐闷热，我两次轻拍司机的肩膀，让他把车窗开大或关小。应该说，这是

我在车上与司机仅有的交流。

在车上，看着司机的背影和他厚实的肩膀，我浮想联翩：他是哪里人？开了几年车？他取得驾照费了怎样的周折？我甚至还想到，他是什么原因导致聋哑的，是先天的，还是发烧吃错药了？上学时，同学欺负过他吗？以至还想到，他结婚了吗？有孩子吗？等等。

在遇到这个司机前，大约在2000年前后，我曾多次参与中国残联组织的“自强之星”先进个人采访，结识了五六位身残志坚的汉子。记得天津宁河有个叫郑永运的小伙子，他在十八岁时因高考失败突然失明，几年反复治疗无果后，他毅然和父亲一起干起了池塘养鱼。最初听说这个事迹，我说这绝不可能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在农场工作时学过畜牧养殖，知道养鱼要面临池塘深浅、鱼种投放、水温、疾病、饲料、天气、气压、增氧等问题，稍一不慎，就有可能全军覆没。然而，当我真的见到了郑永运，才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郑永运的父亲告诉我，儿子自眼睛失明后，听觉、嗅觉突然变得异常灵敏。他从池塘边上一走，一闻水的味道，就知道该添加哪种饲料，增氧机是否要开。甚至，他可以一摸鱼头，就能精准地说出鱼的重量。

诚然，我所遇到的聋哑司机及之前采访过的盲人青年郑永运，都是世间的小人物。或许他们的肩膀，只能撑起年轻的自己，或是一个小家。可我仍觉得他们是伟大的。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，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世界。

我又想到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。人们都熟悉李大钊于1916年撰写的名联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很多人在立言明志时，依然爱使用这副楹联。其实，这副楹联更早的出处是一个叫杨继盛的人。杨继盛，号叔山，河北容城人，明朝嘉靖年间曾任南京兵部员外郎中，为人刚正不阿，因弹劾奸臣严嵩未果，反被奸臣所害。

给知青们躁动的青春，增添了浪漫诗意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总会对着白桦树斑驳脱离的躯体心生怜惜。看着白桦树的各种表情，总会猜想斑驳背后的故事。白桦喜阳光，生命力强，在大火烧毁森林后，首先生长出来的一定是白桦，常能形成大片的林，白桦是天然林的主要树种之一。白桦浑身都是宝，木材可供一般建筑及制作器具之用，树皮可提桦树皮，白桦树可孤植，可从植于庭园、公园、池畔、湖滨，可列植于道路旁。在北方的草原、森林、沟壑，都能找到成片茂密的白桦林。

每当我想起白桦的树语是“生与死的考验”，耳边就会回响起朴树的《白桦林》：“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，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。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，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……”

爱草木与人，原是灵魂与万物的自然共振，哪需剖白其中缘由？若非要用逻辑的标尺去丈量心动的轨迹，那些被拆解的情愫便如离枝的花瓣，在理性的风里散成褪色的齏粉。我常独坐空庭，手擎茶盏，以为能将心绪折成可取舍的纸页，可每道自以为强大的折痕下都藏着不舍和羁绊。原来，那些试图厘清的挣扎，不过是灵魂在虚实间迷路时的惶恐和迷惑罢了。

当思绪在自我拉扯中疲惫时，正适合一头扎进白桦的密林里。同行者远离的脚步，成全了这场与自己的私会。听，栈道的回声正与群山的平仄应和，我便踩着这由年轮与木纹谱就的旋律，让影子在斜斜的光束里觅成一片会呼吸的叶子。在道须沟，我的灵魂以草木的姿态，自由翱翔在天地间。

越往上行，我发现了这些乔木的秘密。它们恪守着与生俱来的间距，枝丫在空中交错出疏朗的气质，既不叫浓荫凝成密不透风的墙，也不让某棵树的影子在石阶上独成孤岛。

一声黄鹰的啼鸣让我回过神来，顺着栈道下行，忽然看到有一对老夫妻弯腰植樹于林间，攀谈起来才知道这对年过六旬的夫妻已经在这山上植树造林40多年了。从青春到暮年，他们一直做着同一件事，坚守在同一个地方，从风沙肆虐到绿树成荫，从荒山到莽莽林海，再到百鸟乐园。

须臾，夫妻俩扶着白桦树站了起来，手环到背后，敲打着微驼的脊背和腰身，古铜色的肌肤在斑驳的树影下显得那么生动，似乎每条皱纹里都刻着质朴与坚守。此时白桦树也挺直了腰身，人与树相互搀扶着站立在道须沟的林间。天地之间，山水相依，人文相连。我没有理由不相信，此时白桦树的顽强已经根植于夫妻俩的骨血，没有理由不坚信他们的骨骼坚硬如白桦的躯干，宁折不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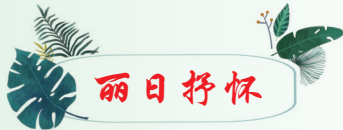
看着白桦林中的夫妻俩，朴树《白桦林》的旋律又开始低音回旋，而“生与死的考验”却被这对相依相伴的夫妻，演绎得这般平常，这般伟岸。（据《内蒙古日报》）

临刑前，他慷慨写下：“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。”大钊先生所以将联中的“辣”字改为“妙”字，想必是出于先生一贯的为人谨慎和做文章的严谨。但命运常有有意捉弄人，1927年4月28日，同样出生于河北的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，时年38岁。

在我的无限遐想中，汽车过了大兴，没开10分钟就看到固安出口的路标。我下意识地要提醒司机，司机却扶了扶墨镜，用大拇指对着手机导航图上下对比几秒，确认无误后，并没有拐弯向固安出口的城区方向，而是向前直着开去。来时，我是仔细看沿途地点的。这次我敢说，司机的判断失误了。但我没有责怪他，看着他又开了十几分钟，在固安南出口出去后再掉头，重新开到固安出口的城区方向。好在，叶梅书院距高速出口只有两公里，几分钟就到了。这时，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看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比预估晚了25分钟，想必就是因为刚才多走的一段路。临下车前，我轻拍了一下司机的肩膀，示意他把纸笔给我，我写道：谢谢你，一路辛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司机没有写字，而是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驾驶证，我接过仔细读了一下，记住了他的名字：王建民，1987年出生，河北承德双桥区人。我在纸上写道：开网约车几年了？他向我伸出三根手指。我则竖起大拇指，冲他说了声：兄弟，你很了不起。祝你一路顺风！

看着司机远去的背影，我在原地足足站立了两分钟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没有告诉司机王建民，他的名字和我中学一个同学的名字相同，那是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子。还有，李大钊先生38岁时，为中国革命牺牲了。今天，一个38岁，叫王建民的聋哑司机，竟然开着国产新能源车驰骋在祖国的高速路上。若还有，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是北京东郊双桥，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也叫双桥。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能说是命运的巧合吗？恕我无法回答。

（据《北京日报》）



2012年元旦前夕，我正  
在外地参加村干部培训，大哥  
的一通电话，似惊雷破空，瞬  
间击碎了生活的平静——母  
亲昏迷不醒了。

电话那头，大哥的声音微微  
发颤：母亲吃饭时，握着筷  
子便开始打盹儿，提醒她，也  
只是含糊回应，夹菜的时候筷  
子更是戳偏了方向。起初，大  
哥只当母亲太过困倦，扶她去  
休息，却不想这一躺，便再未  
醒来。刚开始唤她时，她还能  
偶尔应两声，后来就彻底没了  
回应。村里老中医把脉后，神  
色凝重，说母亲长年瘫坐在  
床，五脏六腑近乎虚耗殆尽，  
如今只能熬日子了。

我匆忙踏上归途的列车，  
车厢里异常安静。窗外，山  
峦与田野如潮水般向后退去，  
想到母亲此刻正与死神苦苦  
对峙，酸涩在胸腔翻涌，泪水  
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。记忆如  
开闸的洪水，奔涌而来，漫过  
母亲操劳的一生。

母亲十五岁时嫁给了父  
亲，生下我们姊妹兄弟七人。  
父亲年轻时打猎遭遇意外，猎  
枪炸膛震坏了耳膜，自此耳背  
严重，性格也愈发孤僻，渐渐  
将自己封闭起来，不愿与人来往。从那时起，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，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人肩头。那些年，她似永不停歇的陀螺，天还没亮就下田劳作，烈日当空时赶回家做饭，夜深人静了，仍在昏黄的油灯下缝补衣裳。常年的奔波操劳，将原本羞涩的母亲磨炼得能说会道、泼辣干练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盖房娶媳妇成了我家的大事。母亲和父亲亲手扎苇把子、脱砖坯、垒砖窑，绑钢筋套子，做水泥房梁。为凑齐彩礼钱，母亲放下脸面，四处奔走。当最后一个孩子成家时，她的鬓角早已染满霜白。岁月的刻刀在她脸上、发间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，可她却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

父亲离世后，母亲患上了高血压，腿脚也愈发不便，最终只能瘫坐在床。我们姊妹兄弟七人便开始轮流照顾母亲。

母亲知道我爱听故事，总会提前搜罗记忆里的陈年往事。待我来时，她便娓娓道来：十二岁那年，她跟随父母从山东禹城来到天津，路上遇到日本兵，一家人惊恐万分，幸而侥幸逃生。母亲不识字，我曾好奇询问：“新中国成立后不是办过扫盲班吗？”她轻轻一叹，眼中满是无奈：“孩子多，吃饭都成问题，哪还有心思识字。”不过，母亲会唱民谣。她轻声哼唱时，那些质朴的词句便带着时光的温度，缓缓流淌而出：“板凳低，板凳宽，板凳底下菊花开……”我托着腮，听得入迷，仿佛穿越时空，回到了母亲的儿时岁月。那些民谣，不仅是母亲童年的印记，更是她传承给我们的独特文化记忆。

归途的列车仍在驰骋，我的思绪依旧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：冬日夜晚，我突然打嗝儿不止，憋气、喝水、吞咽喉沫都无济于事。忙吵到母亲，我想出门透气，却被她拦住：“外边冷，别出去，过会儿就好了。”可躺下后，打嗝儿声依旧响亮。正当我万般无奈时，母亲突然唤我名字，没来由地说：“听说你偷拿人家洪文的东西了。”我又惊又气，连连追问，母亲却闭口不言。直到我着急地坐起大声质问，她才缓缓开口：“还打嗝儿吗？”我一愣，这才惊觉打嗝儿不知何时已停。当时不明所以，后来才知道，突然的惊吓能止住打嗝儿。这是母亲藏在岁月皱纹里的生活智慧，是她用自己的方式，默默守护着我。

归心似箭的六个小时车程，漫长如半生。我终于推开家门，眼前的母亲已明显消瘦，银发满头。我轻声呼唤，她偶尔皱下眉头，动手手指，更多时候只是呼呼沉睡。大哥说，一开始母亲还能喝点水，后来连水都咽不下去了，顺着嘴角往下流。

母亲顽强地与死神抗争着，一天又一天，大家商量好轮班值守，哥哥姐姐们体谅我工作忙，让我安心工作。可我哪能安心，一忙完就心急如焚地往家赶。

又过了一周，母亲仍旧沉睡。我们担心她有心愿未了，便绞尽脑汁，猜遍所有可能。直到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的对话——母亲曾满脸恐惧地说，死后不想被火化，当时我曾信誓旦旦：保证土葬！可如今，身为村干部，我怎能带头违反国家政策呢？听到我们的担忧，母亲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。这时，大哥才想起母亲昏迷前的嘱托，要我遵守法规，实行火化，千万不能犯错误。听着大哥的解释，母亲的呼吸才渐渐平缓下来。

“原来咱妈真有心事放不下啊。”大姐、二姐泪流满面，声音哽咽。那一刻，我紧握着母亲的手，泣不成声：“妈，我一定听您的话，不犯错误。”

这时，母亲眼角滑落一滴泪，像是卸下了最后一块重石。

十多分钟后，母亲突然呼吸急促，肩膀一下下耸动。

母亲要走了。  
我心如刀绞，泪水横流，一遍遍呼唤着母亲。终于，母亲的胸脯停止了起伏，面容恢复平静，仿佛沉沉睡去。屋内瞬间哭声震天。那哭声里，饱含着我们对母亲无尽的不舍与思念，在寂静的夜里久久回荡。

母亲的一生，像一本厚重的书，每一页都写满坚韧与爱，教会我做人的责任与担当，这是母亲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将永远指引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定前行。

（据《天津日报》）

